

现代中国名士名女精品系列

梁实秋 周作人等 著

张树武 选编

笑 骂 人 生 嘻 语

鲁迅《略论中国人的脸》

柯灵《鬼混哲学》

郁达夫《说模仿》

林语堂《我喜欢同女子讲话》

周作人《上下身》

梁实秋《骂人的艺术》

川岛《哭》

章衣萍《女人压迫女人》

张爱玲《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吉)新登字 07 号

XIAO MA REN SHENG XI YU

笑骂人生嘻语

梁实秋 周作人等著 张树武 选编

责任编辑:王尔立

封面设计:汪 儿

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875 印张 2 插页 327 千字
发行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东北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印数:10 261—18 260 册 定价:14.50 元

ISBN 7-80528-956-5/I · 190

前 言

在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现代散文这一艺术奇葩格外引人注目。鲁迅曾说过，中国的散文“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朱自清曾对中国现代散文在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上呈现出的繁杂而又多彩的景象做过精辟的概括：“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确实，自“五四”以后的30年中，新文学作家做诗的可以不做小说，做小说的也可以不写戏；然而，却几乎没有一位作家不写散文的！这种几乎所有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垂青、钟情于散文艺术的现象，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绝对堪称一大奇妙景观。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散文则以它短小灵活的样式多角度多侧面地抒写人生：男女之爱，骨肉之情，师友情谊，乡土之恋，年时感兴，花草闲情，社会百态，山水游踪，内心曲折，国运世情。举凡国家、社会、自然、人际关系、内心状态等各个领域，都是散文写作的对象。然而，中国现代散文佳作，无论它选择何种题材，采取何种表现手法，絮语、独语、解说或反语等语言形式，都是作家感受生活的心灵回音，也就是他个性的艺术表现。

热切关注国运世态，不懈探求人生出路，一向是中国文人的传统品格。时代风雷给我国现代散文作家以无比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惊心动魄的人生际会和生死存亡的国家命运，更激起他们繁复曲折的感情波涛。而这一代作家学养的深厚和生活经

历的丰富,也是其他时期作家所难以比拟的。所以,中国现代散文大师们才能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作家更准确、深刻地体察和揭露社会痼疾,更超然、达观地表现和品评世态变迁,更睿知、幽默乃至酣畅淋漓地笑骂人生百态……

这本书编选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圣手们品评世态、笑骂人生的名篇佳制。而此间的品评,尽是寓于机智幽默的笑骂之中的洞幽烛微、入木三分的深刻品评,绝无抽象、空泛、令人乏味的说教、议论;这里的笑骂,又皆为理智品评之后意味深长、有趣可笑的笑骂,没有半点恣情无聊的逗诨、调侃,更不同于耍贫嘴、玩噱头。谐而不谑,笑而会心,寓美刺于其间,藏机锋于言外,既能让人得到欢悦的情趣,又能给人以某些思想启迪。

入选本书的几十位散文大家,无一不是学识渊博、人生体验丰富、文笔高超、幽默气质上乘的杰出人士,但由于他们对人生的态度不尽相同,故对人间世事的感知、体察、领略、辨析、品评也各有差异,所嘻、所笑、所骂也就风格迥异,各领风骚。像鲁迅的犀利生动,周作人的从容和婉,郁达夫的俏皮洒脱,朱自清的谨严持重,林语堂的放达豪爽,丰子恺的细腻深邃,老舍的活泼淋漓,苏雪林的疏畅典雅,聂绀弩的深沉勃郁,梁实秋的高雅纯净,王了一的渊博缜密,等等,真是千姿百态,绚丽多彩。阅读这些散文佳品,既能让我们欣赏到诸位散文大家的绝妙文采,又使我们从这些嘻笑自如、笑中有答、骂中有喻、笑中有愤、骂中有戒的精美华章中体察到近现代中国的世风、世情和世态,透视出鲁迅所大加鞭挞的“愚弱国民病态的灵魂”,进而寻找“除病”、“疗救”的药方。

这些散文作品虽然都是写于几十年前,但它们却如同纯美佳酿,岁月愈久而品味愈加醇厚、绵软,芬芳怡人。作品中的许多思想观点、人生见解和生活感受,对于今天的读者仍具有积极的启发、教益作用。而这些不朽名篇中所呈现的气势、情调、意境、理趣和文采,更会使我们获得极高的审美享受,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写作借鉴。

参加本书编选工作的还有李海霞、张蕾、苏畅、晨阳、卢艳丽。

目 录

前言	1
王了一(6 篇)	
说话	1
请客	3
写文章	5
诅咒	6
骂人和挨骂	9
劝菜	10
朱自清(4 篇)	
沉默	13
论废话	15
论做作	18
论老实话	21
陈望道(1 篇)	
关于恋爱	25
许地山(1 篇)	
面具	28
邵飘萍(1 篇)	
议员多变财政官	29
许寿裳(1 篇)	
争面子	30
胡适(5 篇)	
麻将	32
贞操问题	34

“旧瓶不能装新酒”吗?	41
差不多先生传	44
信心与反省	45

梁实秋(18 篇)

馋	51
旧	53
穷	56
虐待动物	58
不亦快哉	60
骂人的艺术	62
脸谱	66
握手	68
谦让	70
狗	72
讲价	74
女人	76
男人	79
旁若无人	81
中年	84
理发	86
客	88
信	90

陈独秀(1 篇)

偶像破坏论	93
-------------	----

李大钊(1 篇)

“今”	95
-----------	----

钱玄同(1 篇)

随感录(二九)	98
---------------	----

刘半农(1 篇)

“作揖主义”	100
--------------	-----

彭啸殊(1 篇)

古迷	104
----------	-----

鲁迅(10 篇)

世故三昧	108
作文秘诀	110
谈皇帝	112
略论中国人的脸	113
忽然想到(之五)	116
杂感	117
一点比喻	119
小杂感	121
论辩的魂灵	124
立论	125

周钢鸣(1 篇)

贫穷何颂	127
------------	-----

叶圣陶(2 篇)

“怎么能……”	129
“今天天气好啊!”	131

周建人(1 篇)

论求婚	132
-----------	-----

俞平伯(1 篇)

中年	134
----------	-----

谢六逸(1 篇)

中国人的“过多症”	137
-----------------	-----

夏丐尊(1 篇)

谈吃	139
----------	-----

林语堂(10 篇)

论解嘲	142
脸与法治	143
论中西画	145
冬至之晨杀人记	147
坐在椅中	150
安卧眠床	153

作文六诀	156
怎样写“再启”	163
一团矛盾	167
我喜欢同女子讲话	171
郁达夫(4 篇)	
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173
杭州人	177
说模仿	179
就家字来说	180
李长之(1 篇)	
愚妄者的脸谱	182
曹聚仁(1 篇)	
节操	185
川岛(1 篇)	
哭	187
老舍(6 篇)	
自传难写	189
新年醉话	190
小病	192
写字	193
读书	195
相片	198
施蛰存(1 篇)	
独笑	202
周作人(8 篇)	
恋爱解	205
上下身	206
闭门读书论	208
中年	210
文盲问题	212
关于写文章	213

关于孟母	215
爆竹	218
刘思慕(1 篇)	
向大海投石	220
臧克家(1 篇)	
官	222
丰子恺(4 篇)	
吃瓜子	225
车厢社会	229
实行的悲哀	234
口中剿匪记	236
赵树理(1 篇)	
“雅”的末运	239
柯灵(1 篇)	
鬼混哲学	241
莫邪(1 篇)	
雅与俗	242
李广田(2 篇)	
空壳	244
说吃	246
林默涵(1 篇)	
人头蜘蛛	249
郭沫若(1 篇)	
相见以诚	251
秦牧(1 篇)	
私刑·人市·血的赏玩	253
黄敬(1 篇)	
英雄主义与奴才主义	259
聂绀弩(1 篇)	
论拍马	262

苏雪林(2 篇)

老年的趣味	264
家	266

章衣萍(5 篇)

不要组织家庭——贺竹英,静之同居	272
女人压迫女人	273
漫语	274
病中的觉悟	275
呼冤	276

靳以(1 篇)

《人世百图》后记	279
----------------	-----

薰宇(1 篇)

白昼见鬼	281
------------	-----

梁遇春(1 篇)

又是一年春草绿	283
---------------	-----

柯灵(1 篇)

供状——《晦明》代序	286
------------------	-----

冯雪峰(7 篇)

论女人的“虚荣心”	290
赌的变迁	292
还好主义	294
妇女“觉醒”的今昔	296
一种糟蹋——“尝”	299
善良的单纯	301
简论市侩主义	302

陈西滢(9 篇)

利害	307
文章与饭碗	308
创作的动机与态度	309
东西文化及其冲突	311
多数与少数	312

行路难	313
“管闲事”	315
贫民与节育问题	317
节育问题	320
唐弢(9 篇)	
略论吃饭与打屁股	323
批评与骂	324
论逃世	325
“知识过剩”	327
名教遗绪	328
看到想到	329
游园感言	331
歌哭	332
论文艺商业化	333
庐隐(5 篇)	
恋爱不是游戏	336
花瓶时代	337
男人和女人	338
灾还不够	339
监守自盗	340
张爱玲(6 篇)	
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342
更衣记	348
必也正名乎	355
论写作	359
丈夫的心	364
谈跳舞	365

说 话

说话是最容易的事,也是最难的事,最容易,因为三岁孩子也会说话;最难,因为擅长辞令的外交家也有说错话的时候。

会说话的人不止一种:言之有物,实为心声,一瞥一欬,俱带感情,这是第一种;长江大河,源远莫寻,半洩马勃,悉成黄金,这是第二种;科学逻辑,字字推敲,无懈可击,井井有条,这是第三种;嘻笑怒骂,旁若无人,庄谐杂出,四座皆春,这是第四种;默然端坐,以逸待劳,片言偶发,快如霜刀,这是第五种;期期艾艾,隐蕴词锋,似讷实辩,以守为攻,这是第六种。这些人的派别虽不相同,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普通喜欢用“口若悬河”四个字来形容会说话的人,其实这是很不恰当的形容词。泼妇骂街往往口若悬河,走江湖卖膏药的人,更能口若悬河,然而我们并不承认他们会说话,因为我们把这“会”字的标准定得和一般所定的不同的缘故。

应酬的话另有一套,有人专门擅长此术。捧人捧得有分寸,骂人骂得有含蓄,自夸夸得很像自谦,这些技巧都是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尽管有人讨厌“油嘴”的人,但是实际上有几个人能不上油嘴的当?和油嘴相反的是说话不知进退,不识眉眼高低。想要自抬身份,不知不觉地把别人的身份压低;想要恭维别人,不知不觉地使用了些得罪人的语句。这种人的毛病在于冒充会说话,终于吃了说话的亏。我有一次听见某先生恭维一位新娘子说:“人家都说新娘子长得难看,我觉得并不难看。”这种人应该研究十年心理学,再来开口恭维人!

有些人太不爱说话了,大约因为怕说错了话,有时候又因为专拣

有用的话来说。其实这种人虽是慎言，也未必得计。越不说话，就越不会说，于是在寥寥几句话当中，错误的地方未必比别人高谈阔论里的错误少些。至于专拣有用的话来说，这也是错误的见解。会说话的人，其妙处正在于化无用为有用，利用一些闲话去达到他的企图。会着棋的人没有闲着，会说话的人也没有闲话。

有些人却又太爱说话了，非但自己要多说，而且不许别人多说。这样，就变成了抢说。喜欢抢说的人常常叫人家让他说完，其实看他那滔滔不绝的样子，若等他说完真是待河之清！这种人似乎把说话看做一种很大的权利，硬要垄断一切，不肯让人家利益均沾。偶然遇着对话的人也喜欢抢说，就弄成了僵局。结果是谁也不让谁，大家都只管说，不肯听，于是说话的意义完全丧失了。

打岔和兜圈子都是说话的艺术。打岔子往往是变相的不理或拒绝。“王顾左右而言他”，梁惠王就这样地给孟子碰过一回钉子。兜圈子往往是使言语变为委婉，但有时候也可以兜圈子骂人。兜圈子骂人就是“挖苦”人；说挖苦话的人自以为绝顶聪明，事后还喜欢和别人说起，表示自己的说话艺术。但是，喜欢“挖苦”的人毕竟近于小人，因为既不大方，又不痛快。

说话的另一艺术是捉把柄。人家说过了什么话，就跟着他那话来作自己的论据。这叫做“以子之矛，刺子之盾”，往往能使对方闭口无言。不过，如果断章取义，或故意曲解，也就变为无聊了。

上面所说的打岔、兜圈子和捉把柄，相骂的时候都用得着。打岔是躲避，兜圈子是摆阵，捉把柄是还击。可惜的是：相骂的人大多数是怒气冲冲，不甘心打岔，不耐烦兜圈子，忘了捉把柄。由此看来，骂人决胜的条件是保持冷静的头脑。泼妇和人相骂往往得胜，并不一定因为她特别会说话，只因她把相骂当做一种娱乐，故能“好整以暇”，不至于被怒气减低了她平日说话的技能。

说话比写文章容易，因为不必查字典，不必耽心写白字；同时，说话又比写文章难，因为没有精细考虑和推敲的余暇。基于这后一个理由，像我这么一个极端不会说话的人，居然也写起一篇“说话”来了。

请 客

中国人是最喜欢请客的一个民族。从抢付车费，抢会钞，以至于大宴客，没有一件事不足以表示中国是一个礼让之邦。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的钱也就是我的钱，大家不分彼此；你可以吃我的，用我的，因为咱们是一家人。这种情形，西洋人觉得很奇怪。恕我浅陋，我没有见过西洋人抢付过车费，或抢会过钞。我们在欧洲做学生的时代，因为穷，大家也主张“西化”，饭馆里吃饭，各自付各自的钱，相约不抢着会钞。西洋人宴客是有的，但是极不轻易有一次，最普通的只是来一个茶会，并不像中国人这样常常请朋友吃饭。这些事情，都显得中国人比西洋人更慷慨更会应酬。

其实，中国人这种应酬是利用人们喜欢占便宜的心理。不花钱可以白坐车，白吃饭，白看戏，等等，受惠的人应该是高兴的。一高兴，再高兴，三高兴，高兴的次数越多，被请的人对于请客的人就越有好印象。如果被请的人比我的地位高，他可以“有求必应”，助我升官发财；如果被请的人比我的地位低，他也可以到处吹嘘，逢人说项，增加我的声誉，间接地于人有益。中国人向来主张“受人钱财，与人消灾”的，不花钱而可以白坐车，白吃饭，白看戏，也就等于受人钱财，若不与人消灾，就该为人造福。由此看来，请客乃是一种“小往大来”的政策，请客的钱不是白花的。知道了这一个道理，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对于亲弟兄计较锱铢，甚至对于结发夫妻不肯“共产”的人，为请客而挥霍千金，毫无吝嗇；又明白为什么家无儋石，对泣牛衣的人偏有请客的闲钱。原来大多数人的请客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慷慨，而是权谋！

青蚨在荷包里飞出去是令人心痛的，而“小往大来”的远景却是诱惑人的，在这极端矛盾的心情之下，可就苦了那些一毛不拔的悭吝者。当在抢付车费，抢会钞，或抢买戏票的时候，为了面子关系，不好

意思不“抢”，为了荷包关系，却又不敢坚持“抢”，结果是得收手时且收手，面子顾全了，荷包仍旧不空。最糟糕的是遇着了同道的人，你一抢他就放松，结果虽是“求仁得仁”，却变了哑子吃黄连，心里有说不出的苦。不过，吝啬的人也未尝不请客；有时候，他们请客的次数要比普通人更多，因为吝者必贫，贫者毕竟抵不住那“小往大来”的远景的诱惑。于是他们想拿最低的代价去博取最大的利益：每次请客吃饭，东西拣最便宜的吃，分量越少越好，最好是使客人容易饱，容易腻，而主人所费又不多。甚至连请几天，昨晚剩的菜今天还可以吃，虽然让客人吃别人的余唾颇为不恭，然而请客毕竟是请客，余唾吃了之后，仍旧不怕他不的一声“谢谢”。这是手段之中有手段，权谋之外有权谋！

话又说回来了，请客真的是一种好风气吗？真的能联络感情吗？我曾经亲耳听见抢会了钞的人背面骂那让步不坚持要抢的人，说他小气，说他卑鄙。我又曾经亲耳听见吃了人家的酒饭的人一出大门就批评主人：五溜鱼只有半边，清炖鸡只有半只，烟臭如菰，酒淡如水，厨子烹调无术，主人招待不周！可见中国既有了抢付钱的习俗，不抢付钱竟像是私德有亏于友谊有损；又有了滥请客的风尚，不请客的固然被认为不善交际，请客如果请得不痛快，那钱也只等于白花。勿谓郇厨既扰，即尽衔恩；须防金碗虽倾，终难饱德。老饕未餍，微禄半销！“小往大来”的请客哲学真是害人不浅！

被请的人有时候也很苦：明知受我钱财就得与人消灭，但是又没有拒绝的勇气，于是计划“还席”或“回客”。受了人家的好处，再奉还若干好处给人家，这样就算两相抵销，不再有报答的责任。其实这样设想是自寻烦恼。最干脆的办法是既不请人，也不怕被人请。如果有人抢着代我付车费或会钞，我就一声不响地，让我的青蚨“回龙”。如果有人请我吃大菜我就两肩承一口，去吃了就走，不耐烦道一声谢，更不理睬什么是一饭之恩。假使人人如此，中国可以归真返朴，社会上可以少了许多虚伪的行为，而政府也不再需要提倡俭约和禁止宴会了。

写文章

九岁学写文章，到今三十余年了。宗派是从韩退之到莫洛亚，文体是从寿序、祭文、行述、对联以至于欧化的论文。我好像一个担簦蹶屣，足迹遍万里的旅客：我也曾景仰过高山，但是它没有扩大过我的胸襟；我也曾投拜过名师，但是他并没有传给我那生花妙笔。这两年来，更堕落到了写这种非驴非马的琐语。现在我谈写文章，读者切勿希望我有什么金针可度与人；我有的只是铅刀，偶然切两块豆腐。

报纸上的文章，据说是要雅俗共赏的。这几乎可说是一个乌托邦。所谓雅俗共赏的文章，往往是雅俗都不赏；至多只博雅人说声“还不错”，俗人不至于打呵欠而已。这是双方都不讨好的。试问雅俗共赏的文章是不是雅几句又俗几句？如果是的，那就是拿黄油就烧饼，密斯特刘和密斯特李不喜欢你的烧饼，红鼻子张三却不喜欢你的黄油。如果不是这样，那你就是把俗的成分和雅的成分搅匀了，变了大红裤子配高跟鞋，城里人忽略了你的高跟鞋，反而指摘你的大红裤子；乡下人忽略了你的大红裤子，反而讥笑你的高跟鞋。

雅俗共赏做不到，就只能努力投合读者的嗜好。所谓会做文章，就是会揣测“读众”的脾胃。我们应该以七分雅或三分俗的读者做我们的对象。太雅了，他对我们这种文章会嗤之以鼻；太俗了，他根本不喜欢看报章杂志，更不耐烦读我们的文章。我们应该牺牲了那些十分雅和十分俗的读者，因为他们在读者群中究占少数。偶然也有宽大为怀的十足风雅之士（我看见你在会心地微笑了），原谅我们这种新时代的东方朔，也就不忍深加罪责。总之，我们不必学会了炙熊蹯，烹鹿筋，也不必学会了做窝窝头，烤大饼，要紧的是研究红烧肉，白切肉，木须肉，瓦块鱼，好好地弄一顿家常便饭。可惜的是，我们连厨子的起码本领也不够，常常把红烧肉烧糊了，对不起读者。

俗话说：“妻子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依我的经验却不

尽然，两样都觉得是人家的。当我阅读一本文艺杂志的时候，对于某一些作品，虽然觉得是点将数辽东之白豕，牛耳徒夸；但是，对于另一些作品，却又觉得是空群选冀北之神驹，鳌头无愧。看到兴高采烈，手舞足蹈的当儿，虽未至于五体投地，却已一心欲仙。“俨然西湖对西子，从来佳作似佳人！”至于我偶然东施效颦，则又自惭形秽。心里想的是七层宝塔，笔下写的却不是三尺珊瑚。眼高手生，心轻笔重。写完一看，始而爽然自失，终于汗流浹背，我几乎不相信我会写出那样幼稚的文章来。你相信吗？我十年前写了一篇小说，恐怕同时也是最后一篇，我发誓永远不让它得见天日！以人为鉴，敢云敝帚之宜珍；刻鹄成凫，直谓酱瓿之可覆！这两年来渐渐学得厚颜妙术，常常发表一两篇不文之文。这并非轻藐观众，高视阔步，大唱其倒嗓；只是觉得优孟衣冠，言之无罪，大约可以得到读者的谅解而已。

写文章是一件乐事，也是一件苦事。明窗净几，灵感忽来，兴致淋漓，下笔千行，那种文章简直可使朱衣点头，岂非乐事？但是，假使是由于编者的催索，如追宿逋，如驱驽马，如戏幕揭开，非迫令出台不可，那么，这种文章就好像丑媳妇必须见姑嫜，其苦可知。譬如今天晚上交不出文章来，就只好写这一篇“写文章”。其实不是我写文章，而是文章写我。古之文章为己，今之文章为人。为己的文章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倒反变了为人；为人的文章只是瓶花，是当狗，是字纸篓的供应品，实际上于人于己都无益处。这样说来，我何苦费了五个钟头来制造这种字纸篓的供应品呢？我真无以自解！

诅 咒

波特莱尔在《恶之花》里，把“恨”认为“恶”之一种，然而他并不反对“恨”；相反地，他赞成人们尽量把怨恨宣泄出来，事实上，报仇雪耻是人类的本性，谁愿意把一场闷气郁在肚子里？不过，有时候在能力上做不到“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地步，不得已而思其次，就变